

國朝耆獻類徵初編卷四百六十五目錄

隱逸五

郭凝之

查古庵

魏兆鳳

吳明初

子長原

周敏成

顧大信

易柏

陸紹源

許肇虞

趙弗如

吳歷

沈明求

子白

張道岸

孟永光

土國材

唐泰

王作霖

徐繼恩

石濤

汪元履

趙峒

范養民

鄧雲程

霍則白

聞啟祥

曹仲隆

談尚都

吳懷

程雲

潘訪岳

國朝耆獻類徵初編卷四百六十五

通奉大夫前署江西巡撫江西布政使司布政使湘陰李桓輯
隱逸五

郭凝之

吾邑士大夫厭棄妻子爲世外遊長往不返曰郭黎眉凝之董紫
冒雲驤紫冒去國客羅浮以死十餘年而故人官於粵攜其櫬以
歸黎眉之行去今且三十年卒莫知其處黎眉甫婚冠已有出世
志師雲棲蓮池友徑山雪嶠纂述宗乘數百萬言顧今方袍員頂
之徒爭立門戶標宗旨支別詭以嗣法重其執著霑泥視士大夫
不啻過之而黎眉脫屣富貴軍持不借飄然於山巔水涯鴻飛鵠

舉不可蹤跡世不得以士大夫盡其生平又甯得以逃禪學佛竟其指趣也黎眉一字大來舉甲子賢書已更名正中崇禎丁丑謁選得四川廣安州同官馬乾得山西代州不願行黎眉上書願嚴疆自效遂改乾缺已以工厯法奉旨畱京修厯厯成有白金文綺之賜至戊寅始抵代代極邊民困荒饑城郭圯壞黎眉爲置義倉撫流民築城堡且修學校士民爭愛頌竟以失監司意棄官歸黎眉未至代時上書論天下大計朝廷方不次用之見阻忌者居官又不竟其用久之以廷臣推薦備兵東兗單車就道振刷綱目訓厲士卒時中原多盜無敢犯東兗境內者再調邵宿而權臣方柄國復解職還里其經綸平險之致早年自負讀書自經史外天官

兵法占驗無所不窮究矯首於功名而時與願違嗚呼此豈真以
曹溪究竟空一切世相爲黎眉心事哉余少與黎眉同學有意氣
之託中更人事出處稍殊而託契彌篤乃晚而棲遲一室白首窮
經跼蹐高天厚地蹙蹙靡騁視黎眉真有千里騖駘之別乃嘆向
之知黎眉者未盡而懼世不察不能推本其心以傳之後世故略
序本末以爲之傳云

右小傳張次仲撰

查古庵

陸子冰修嘗爲余道查古庵之爲人也負奇氣好高節議論不欲隨俗爲可否嘗取古人之成事而進退之必洞習穿札人莫能難徑情肆志故善罵人生長世族之家極不耐人熏灼見有怙勢矜情邊幅是飭者輒罵之至有茂才績學銜沽聲利之場以爲名高罵之又甚於它日若持籌握算厚自封殖以長子孫則曰此屠沽兒安足較也罵亦不及惟喜與一二淪落淡泊之士遊談言微中輒豪呼笑樂以爲常旁若無人於世鮮當意者而人亦憚而遠之悉目之曰狂生卒得狂疾而死余聞之而歎曰噫是殆古之所謂狷者歟狂非其志也其爲人孤子自喜不妄交游而識所趨向陳

乾初高介絕俗陸冰修依隱玩世道不同而趨一古庵從遊二子
之閒不夷不惠志氣淵如也生平無它嗜好而意之爲書沈沈者
自經喪亂益杜門不問外事常顧影私語終夜哀吟一旦廢卷而
起曰此何爲者耶遂狂走疾呼不知所爲取所藏經史諸書及生
平所撰著悉燒之號慟欲絕知者聞之皆曰查子殆將病矣蓋以
狂廢者也自是未嘗接見一人人亦莫窺其戶自吟自笑忽喜忽
悲不問春秋晦朔惟以寢興辨晨夕而已如是者十餘年獨能全
髮膚正衣冠而卒可謂全而歸者也許子大辛向與之比戶而居
最稱矜許析義抗言時時過從後亦闊遠有聞矣聞其病始一造
候及其卒也竭蹶奔訃爲文以哭之曰狂生不狂知查子者莫不

惜其篤學勵行徒以狂廢而不知其竟以廢而得全雖狂而不失
其正者乎然則古庵蓋嶠然不汙矯矯獨行古所稱狷者流狂則
其託而逃焉者世人不察徒與輕世謾罵之士同類而觀豈足以
知古庵哉當未卒時其尊公尚在及其以疾自廢凡奉養喪葬皆
其配董爲之代置竭力而能盡禮又克延師以教其子俾有成立
前以婦而代子後以母而兼父可謂獨爲其難者豈不賢哉有董
氏之賢而後古庵得以成其狂

右外傳張次仲撰

魏兆鳳

天民取焉天氏之民語自號曰天民姓魏氏甯都南關人魏世以
貲雄父晚得天民其生館舍前草適生鳳因名曰兆鳳長而字曰
聖期天民父游南太學率遺貲產直萬金是時天民間其父病卽
日買舟下眾以其少恐之且曰宜卜曰天民應曰不然焉有父病
而徐徐必吉行者下舟至鄱湖風大折舟帆舟欲覆舟中人呼號
泣下天民獨端視舟中人頃已定人皆曰是兒真襁褓間人風波
死死獨頃刻無恐亦直不知恐耳天民應曰然若必死此號且不
得免天民已去其嫡母家病篤天民還道聞之曰仰天祝曰不敢
望吾母生也損兒一歲續母一日生柰何使我父母俱不及含斂

乎歸得侍母疾喪並篤異於常人天民旣已喪父年少故與諸父
別居天民督家甚嚴僮五歲不得入內廳襁褓僮弗露下婦不手
授受諸老僕承言語趨走皆如官府天民得父遺貲喜爲人佐婚
葬祭具歲中出貲無算買閩張耆妹爲妾一見容戚知非耆妹也
立還之金令弗償鄒文清擬爲徒將嫁妻爲贖天民知非其罪出
金與償文清妻由是得弗嫁而天民貲亦由此少減不之顧是時
天民固年少然不悅聲色諸輩中皆不樂與狎獨乘肩輿盛衣冠
都偉從僮僕與鄉先生長者遊邑謝公蘇公則皆其師也資敏捷
不好攻制舉業每縱觀本朝事迹制度至遇靖難北狩議禮諸節
尤慷慨昂首頓挫爲人談論至晚年乃著之篇焉而人初亦愈詫

笑之天民終不顧天民初喪父一以事至縣官令進士氣盛躁天民應對辭一無所屈令幾怒旣而乃釋天民猶不以自挫也天民叔父奇怒天民嘗袖鐵一尺冀一遇適殺天民令其父亡後兩家門更上下向出入幾不得脫然亦賴天民輿從多由此殆有以防衛也於是諸長者貴人獨皆愛天民爲天民進金叔父叔父顧不得拂長者貴人意遂略講解天民旣爲縣諸生諸貴人達公皆敬禮天民公事皆欲得天民助處分是時順德李公敷臨與天民決事然未聞私謁於是令益敬天民秩遷乃造其廬定交去其後令已縣童公始至天民家人訟弗白天民直上向令側立展兩手指畫言無不盡左右皆悚息而令獨心折服俛首引所判辭就燭焚

去之後三月天民母卒童竟拜弔焉會詔舉孝友廉潔遂以天民
應天民以服辭頃之學使來舉爲師儒因巡按以上其名天子遂
下縣聘焉天民既葬母奉葬嫡母墳遠鄉不吉卽俱殯故墳旁屋
久之粵賊出連會昌然此四五年皆時聞時罷天民以親殯處直
賊所向夜對客歎然不樂而客未知也詢之客卽手盃起大笑
曰吾與若且飲此高枕旦歲賊不至也天民因亦怫然起立呼僮
延炬並走殯所瘞之至日申刻旣拚尺天民語僮曰急之恐賊且
至吾不能馳吾已先歸矣若等爲吾盡日築爾於是僮僕皆微笑
應曰諾天民旣去完築天且明諸僮延起爲食銃數響僮卽棄箸
踉蹌歸曰賊何乃果至矣天民爲人樂易時與客談謔乃當大事

立斷如此嘗爲人謀事輒走坐不休竟不知人第卒卒私語且笑
且指畫期必得要領嘗曰事顧義所在纖屑皆當豫至倉卒未可
爲也旣已定斷其來者吾不得知害雖大第宴坐當之所爲人人
若無事而天民苦心力甚瘁反若甚樂人亦卒以此帖服之天民
年四十齒盡落背幾僂瘠甚有子三人教且成人而異時嶽嶽節
更渙然釋去人尤以此安之獨其專大節不冒略苟且爲人婚葬
不冒休此其天性也天民暇日從子婿登臺游宴林間撫兒孫笑
摩戲謔如不勝意及一不中禮卽變色譙責嘗與客坐堂上一舉
目視堂下其中子忽起立私語曰翁殆怒諸子不知誰也已而果
然天民妹婿欲得天民亡僕出息錢券直數千金取供博費天民

曰此貧又宿債故亡從久償且券吾已焚之矣壻大怒詞各出凡十三訟於官而天民自爲訴不忍詆傷壻直曰某某誘之訟始終未易一字也是時天民長子中子已長憤甚天民曰此吾涼德母尤人而官皆不直壻甚壻更罵官遂褫其諸生服天民爲徧跽請復久之乃得壻死天民齎金葬之天民欲以屋爲高曾大父祠曰走諸宗聞得其請諸改作費皆籍記之諸子進曰我自用我錢何籍爲曰我非敢獨爲祠也諸宗錢未便便以入我我得如籍收之天民卒自成祠崇禎十七年天子崩於亂天民率諸子號哭賣田求義兵爲佐餉後二年縣俱沒天民家走匿山中天民乃剪髮爲頭陀是時縣新沒府大吏曰索人死罪日至縣大豪貴俱得罪久